

赵日升，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我与赵日升老师谋面是在 1972 年底召开的房山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那时我俩作为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赵日升老师还做了大会典型发言。主要内容是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批判“文化工作危险论”。他通过自己走过的一段创作弯路现身说法，从 1955 年开始搞创作到 1965 年的十年间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包括那首著名的、获得广泛好评被收录《中国新文艺大系》的《拒马河，靠山坡》。从 1966 年到 1970 年这五年一点儿没写。后来发现学生看所谓的毒草书，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从搞吴春山事迹展览受到极大的教育，克服了“怕”字，又重新拿起笔写出了《收麦歌》（外一首）、《编草帽》等优秀作品并转载在《中国文学》上参加对外交流。那时的赵老师在琉璃河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30 岁出头，中等略瘦身材，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充满了睿智和活力，有儒者风范。他做典型发言时很吸引与会者的眼球，这便是我对赵日升老师的最初的印象。

房山县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后，大约在 1973 年赵老师调到县文化馆和刘永成同志一起负责业余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我也从农村大队调到大紫草坞公社政治组任通讯报道员。从那时起，我们有了更深入地接触。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骑自行车去县广播站送稿或办其他事情，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每次都顺便到房山东门外的县文化馆（当时称县宣传站）赵老师那里待一会儿。向赵老师请教文学创作的写作技巧、经验体会等等。那时县宣传站每逢重要政治活动都要给业余作者下达创作任务（约稿）。

对于这类稿件，赵老师的政治敏感性很强，相当慎重，亲自审稿，严格地把关。这里，仅举我为庆祝党的“十大”而写的那首《化作彩练金山挂》诗，看赵老师如何为业余作者亲自审稿改稿严格把关的。

诗的原文是：

山间，一根根银线飞架，
屋里，一个个广播喇叭。
特大喜讯飞进了山洼；
党的“十大”胜利召开了！
这声音如同春雷炸。

“老土改”们合不拢嘴，
个个心头激浪花……
高山起舞长河笑。
百里山洼百里霞，
化作彩练金山挂。

庐山的青松傲霜雪，
中南海的红墙摧不垮。
英雄的人民顶天立，
踩烂林彪、陈伯达，
昂首阔步朝前跨！

满怀豪情庆“十大”，
“三条原则”咱记下；
自力更生绘新图，
汗水浇红大寨花，

来日春色满天涯。

赵老师将诗中原“高山起舞峻岭随”一句改为“高山起舞长河笑”，仅修改三个字，该诗句就比原“峻岭随”大为增色，诗味更浓了。万众欢腾庆“十大”的动人场景便跃然纸上。

再如“庐山的青松傲霜雪”句，原为“庐山的红梅傲霜雪”，仅改动两个字，青松较红梅更有气质。体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不可摧。

通过这次改稿，我对赵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严肃认真，诲人不倦、一丝不苟的工作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便把赵日升老师当做终生敬重的兄长和良师益友。光阴苦短，我与赵日升老师从相识到交往仅仅两年。

1975年，我招工到某大型军工企业供职，赵老师也调离房山，由于工作原因失去联系未能再见面，造成我的终生遗憾。

赵老师病逝的消息，我是在他过世很久才从报纸上看到的。

今年是赵日升老师逝世14周年。仅以此文作为纪念。

赵日升老师，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秦才 原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职员